北海集

十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　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北海集卷三十七

宋　綦崇禮　撰

表

進代言箋類要表

臣崇禮言臣聞易以事為蠱爾雅以業為危由是知天下之事不可保恃所以貴乎預備不虞也夫除戎器於萃象戒時屬干戈於季秋之月舜則舞于兩階以格有苗而干舞有所不廢成王則政成德備之後將陟禹

之迹而詰其戎兵不敢忘也文武並用是帝王之極功
則有國家者誰能去兵昔子建曰兵者不可預言臨難
制變者也盖兵以正守以奇勝攻守備禦進退動靜不
一而足顧將臣方略何如期於克敵而止爾維古名將
詩書所傳載籍所紀散漫難窮學者病之異時張預集
古今將百人著于傳而進之朝廷矣然臣謂握兵制勝
為王牙爪者何世無之獨百人乎哉矧遇敵制勝契于
事機殆非一途咸在所考臣竊觀近世之為將者內之

檢身外之應敵或與古異謹採擇兵法配以往事參較
得失與夫前王所以將將之術列之于篇凡十萬言分
百餘門號曰兵籌類要大抵叙事正體以類相從或以
世次為先後至于事涉淺近不足為後世法者亦所不
取嘗觀孫權戒呂蒙欲其學問以自開益蒙辭以在軍
務不容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耶但欲涉獵
見往事耳然則為將之道援古證今稽其已然審其至
當果斷于心勇而行之則戰可以必勝是書之成或有

取焉夫歌鄉樂者舞不忘于酌舞大武者朱干玉戚不忘于尚德則聖人之教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此臣所以惓惓于是書也惟陛下矜其愚誠而卒赦之臣謹昧死

上進

廉正篇

臣嘗謂行師之道以廉正為先讒人之所畏也善人之所貴也不然則予取予求人將瑕疵其能免於禍敗者幾希唐史謂將臣刻剝自入給帛則以繆易良賦粟則

以沙滲粒故邊卒怨望嗚呼喪師覆國未必不由於此

亦近事之明鑒也

晉侯問原守于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

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吴起善用兵廉平盡得士心

漢祖入關珍物無所取婦人無所幸

李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麾下

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

辛慶忌居處恭儉飲食被服尤節約爲國虎臣遠人尚其威信

李忠從世祖攻下屬縣會問諸將所得財物惟忠獨無所掠世祖以所乘馬及繡衣物賜之

祭遵廉約得賞賜輒與士卒

張奐潔已而羌人遺之名馬良金不受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

董和守益州清約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士愛之

呂蒙擒關羽府庫財寶皆封閉以待孫權

呂岱清身奉公在交州歷年不餉家妻子饑乏孫權以責羣臣加賜錢米布絹歲有常限

田豫清約儉素賞賜皆散戰士每胡狄私遺悉藏官不入家常貧匱雖殊類咸高豫節嘉平中下詔襃揚賜其家錢穀

陶侃分虜獲於士卒而身無私

石雄臨財廉潔朝廷賜予輙置軍門自取一匹繻餘悉

分士伍

應詹與陶侃破杜弢於長沙賊中金寶溢目詹一無所取唯收圖書莫不歎之

徐邈與羌胡從事羌胡服信畏威賞賜皆散將士無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天子聞而嘉之

柳元景起自將率獨無所營有數十畝菜園守園人賣菜得錢送至元景元景怒其奪百姓之利以錢乞守園人

柳世隆為宋之名將性清廉唯盛事墳典張緒曰卿當

以清白遺子孫耶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

馬先理自為將與士卒同勞逸衣不過布帛所居無帷幕衾屏行則飲食與廝養最下者同

吉士詹少時無褌及平魯休烈得絹三萬匹乃作百褌其外並賜軍士不以入室

陳慶之性祇謹每奉詔勅必洗沐拜受儉素不衣紈綺不好絲竹

羊侃寛厚有器局因置酒有客醉於船中失火延燒金帛不可勝數侃畧不挂意命酒輙待客如舊

斛律光不營財利杜絶饋餉

尉遲恭以所得之財必散之士卒

屈突通從秦王平薛仁杲珍貝山積諸將爭得之通無所取帝聞曰清以奉國名定不虛

李勣性廉謹不立産業戰勝必推功于下得金帛盡散士卒

段秀實自涇州被召戒其家曰若過岐朱泚必致贈遺慎毋内至岐泚固致大繒三百家人拒之不遂至都秀實怒曰吾終不以汙吾第以置司農治堂之梁間

鄧景山尹太原清約子弟饌不過草具待上賓惟豚魚而已取倉粟紅腐者食之兼給麾下心不怨訕

郗士美節度昭義自李抱真以來皆武臣私廚月費米六千石羊千首酒數十斛潞人困甚士美至悉去之出禀錢市物自給又盧從史時日具三百人膳以餉牙兵

士美曰卒衛於牙固職也安得廣費為私恩亦罷之

韓充雖將家性儉節歷三鎮居處服玩如儒生秉機決

策無餘悔世推善將

史憲忠徙節振武故帥荒沓使游奕兵覘戎有良馬牛

彊取之歸直十一戎人怒因興盜掠憲忠廉儉少所欲

嘗曰吾家河朔去此三千里乃乘五健馬令守邊發吾

餘俸不患無馬何忍豪市哉故所至無不懷德

李金全節度安遠胡漢榮用事所為不法朝廷選廉吏

賈仁沼代之且召漢榮漢榮教金全留己而不遣金全
容寵令圖諫曰仁沼昔事王晏球晏球攻王都於中山
都遣善將者登城射晏球中髮弁仁沼從後引弓射一
發而斃晏球求其人欲厚賞之仁沼退而不言此天下
之忠臣也都敗晏球遣仁沼獻捷于京師凡所賜與甚
厚悉以分故人親戚之貧者此天下之廉士也豈有為
人謀而不善者乎宜納仁沼而遣漢榮
翟光鄴沉默多謀雖貴不營財產常假官舍蕭然僅蔽

風雨雍睦親族麤衣糲食與均有無日與賓客飲酒聚書為樂臨政寛靜病亟戒其左右氣絶以尸歸洛無久留以煩軍府

臣讀孫子曰士無餘財非惡貨也受爵禄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若李廣吳起輩類能進此

論曰水靜則明明燭鬚眉平中凖物或撓之則重濁在上而清明在下廉正之在人也如之周官六計弊羣吏之治皆以廉為本則人臣潔己至於飲水懷霜者非矯也

理宜然也茍溺於利則昏昏則傾側反覆無曰可不戒乎

至公篇

臣嘗謂呂蒙克南郡約軍中無所干取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蒙謂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泣斬之夫豈特以軍令不可犯耶不以鄉里廢法又以示其公也傳曰公則說蓋說不可以偽為惟誠服而後說茍用衆而不使之誠服殆未可以言制勝也是時蒙能擒

關羽定荆州皆至公之效歟

寇恂不以私仇報賈復

李典不以私憾怨張遼

魏祖自刑以示至公

郭默殺妻以明無私

徐晃曰古人患不遭明君今幸遇之當以功名自效何用私譽為終不廣交援

蔣欽屯宣城蕪湖令徐盛収欽屯吏表斬之欽持諸軍

節度盛常畏欽因事害己欽謂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恨以蔽賢

許褚事魏祖曹仁來朝呼褚入便坐語褚不從曰彼雖親重外藩也褚備內臣稱談足矣入室何私乎太祖聞愈愛重之

關羽與徐晃相愛及為將相距遥共語但說平生不及軍事須臾晃宣令曰得關羽賜金千斤羽曰是何言歟

諸葛亮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分兵屯田為久駐之計

耕者雜於渭濵居民之間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司馬宣王擊公孫文懿有兵士寒乞襦懿弗之與或曰
幸多故襦以賜之宣王曰襦者官物人臣無私施也
呂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
陶侃破陳恢軍政齊肅凡有虜獲皆分士卒無私焉
王濬入石頭收其圖籍封其府庫示無私焉
王猛討慕容暐軍嚴禁師無私
劉恭宣伐蜀食盡而還劉毅欲以重法繩之何無忌謂

不宜以私憾傷至公殺乃止

韋叡攻破六合俘獲萬餘所獲軍實無私焉

朱修之都督荆州出鎮之日秋毫無犯計在州之日燃油及私牛馬食官穀草以私錢六十萬償之

于謹破江陵收其府庫珍寶得宋渾天儀梁日晷銅表魏相風烏銅蟠螭趺玉徑四尺圍七尺及諸輿輦法物以獻軍無私焉

李靖破蕭銑號令靜嚴軍無私焉

臣讀吳子曰貪而忽名可貨而賂若寇恂張遼類能進此

論曰荀彧稱曹操秉至公服雄傑大畧也曹公一世之英慮無遺策謀不再計至於大畧服衆特本於至公而已然則背公營私貪多務得者豈足以訓乎

北海集卷三十八

宋　綦崇禮　撰

兵籌類要

器識篇志大意廣附

臣嘗謂士之致遠先器識不充其器而能大有為者未之有也故呑勍敵著洪烈者以器度凝遠為先

寇恂名重朝廷時人以為有宰相器

曹仁數有功魏祖器其勇略以為議郎都騎

先主以周公瑾為器量廣大萬人之英

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

先主見龐統與譚大器之以為治中從事

劉琦深器諸葛亮謀自安之術

諸葛恪名盛當世孫權深器異之

溫嶠奉表元帝辭旨慷慨舉朝屬目帝器而佳焉

應詹以學藝文章稱何邵見之曰君子哉若人大將軍

劉宏請詹為長史謂之曰君器識宏深後當代老子於

荆南矣

羅憲公亮嚴整武帝以為有才畧器幹憲厲蜀人常忌

杜軫史氏以為西國之良器

王猛器度雄遠有佐時之志猛謂權翼曰皇甫真固大

器也

姚襄神明器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人

馮道振畧立戰功於梁自謂少文常慕周勃之器量

韋叡雅有曠世之度

羊侃寛度有器局

侯莫陳穎有氣量風神警發為時輩所推

楊素少有大志高祖器之

宇文憲氣識不凡文帝以為重器

張守珪遷幽州果毅刺史盧齊卿器之引與共榻坐謂

曰不十年子當節度是州為國重將

王忠嗣與上論兵應對蠭起帝器之曰後日爾為良將

王彥章驍勇有力梁晉爭天下為勍敵彥章心常輕晉

王謂人曰亞子鬭小雞兒耳何足懼哉

臣讀孫子曰善戰者之勝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若寇恂曹仁器宇宏博類能進此

論曰航不濼輿不輸茲器也必極其量然後可以致用况君子之大器乎當百萬之鋒而未嘗動色驅百萬之衆若使一民殆非淺識狹中者足以辦此昔僕固懷恩誘諸蕃十萬入寇郭子儀曰無能為也李守貞以死士數千人夜入軍營劉詞曰不足驚也向非宇量宏廓志

先定而才有餘者曷臻是哉

志氣篇

臣嘗謂將以志為主以氣為輔志藏於神而為氣之帥氣藏於肺而為體之充茍氣不足以發志志不足以運氣則何以勇冠三軍而威振鄰敵故曰功崇惟志又曰志至焉氣次焉知此則知所謂大勇矣

陳勝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

項羽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劒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

耳

馬援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班超曰丈夫無他志畧猶當立功異域

張奐曰丈夫處世當為國家立功邊境

鄧艾少有志氣鄉里所重

朱暉早有氣決年十三遇羣賊拔劒前曰財物可取

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笑其小壯其志遂

赦之

杜預曰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名可庶幾也

劉琨少負志氣聞祖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

祖逖與劉琨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鷄鳴蹵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逖琨並有英氣中宵起坐相謂曰四海鼎沸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耳

諸葛亮抱膝長嘯人問其所志但笑而不言

王濬閑廓有大志

尹緯少有大志每覽書至宰相立勳之際常輟書而歎

宗慤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蒯恩含芻歎曰大丈夫彎弓三石奈何充馬士

吉士瞻少有志氣吳苞勸以經學因誦鮑昭詩云儒陋守一經未足識行藏拂衣不顧

周文育見兄周捨請制名字命兄子宏遜教之書計宏遜寫蔡邕勸學及古詩遺之文育曰誰能學此取富貴但有大槊耳

李安仁少有大志嘗拊髀嘆曰三將五校何難之有

來護兒好立奇節誦詩至擊鼓其鏜捨書嘆曰大丈夫在世當如是會為國滅賊以取功名

于謹好孫子兵書或勸之仕者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台鼎之位須待時來吾所以優游鄉邑聊以卒歲耳

李靖曰丈夫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

馬燧輟策嘆曰方今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業濟四海豈老一儒哉

馬璘覩馬援傳曰使吾祖功業墜于地乎

史稱耿恭慷慨多大畧有將帥才

司馬懿有竒節多大畧

唐彬每慷慨志在立功

李充少慷慨有英畧

長孫晟精武藝多竒畧

賀若弼慷慨有大志

李恭沉敏有遠識

王忠嗣雄毅有武畧

王僧辯習兵書善騎射慨然有大志

梁僅有勇氣常慷慨好立功

辛讜年五十不肯仕慨然有濟世意

段秀實沉厚能斷慨然有濟世意舉明經秀實曰搜章摘句不足以立功乃棄去起宅開路欲使容長戟旛旗

黃碣為閩將軒然有志尚同列有假其筆者曰是筆他日斷大事不可假

來瑱畧知書尚名節崖然有大志

臣讀吳子曰志在吞敵者必加其行列若馬援班超類能進此

諸葛亮既扳冀城顏色愀然有吞魏之志

羊叔子既建三城志氣慨然有并吞之志

周訪宣力中原志平河洛

劉雍因蕃戎畏懾慨然有復河湟志欲以滅胡平蜀為己任言論慷慨

臣讀孫子曰亂而取之若諸葛亮羊叔子類能進此

諸葛亮自比管仲樂毅

鍾會時人謂之子房

崔浩自比張良

元崇祖自比韓白

劉湛自比管葛

劉信自比韓信

吳明徹以英雄自許

守文忻以韓白衛霍為未足多尚

曹景宗讀穰苴樂毅傳放卷嘆曰丈夫當如是

臣讀孫子曰勝可為也若諸葛亮崔浩類能進此

孔融志大才疎見敗於袁譚史稱文舉之志足以動義

槩而忤雄心

蕭惠開才踈意廣起亂於蜀土至都見明帝曰非臣不

亂非臣不平

臣讀孫子曰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若孔融蕭惠開

其敗以此

論曰天下無不可為之事志強氣專則為之而成故奕雖小數一累其志則不能以勝況戎事乎武王克紂之功尚父實維鷹揚播諸樂舞則曰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夫功有小大未能不因於志茲記禮者所以推本而歸美歟

北海集卷三十九

宋 綦崇禮 撰

兵籌類要

忘身篇

臣聞夫子言殺身成仁孟子言捨生取義夫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然則以仁義用兵者奚身之計乎

司馬穰苴將受命之日忘其家臨約束忘其親援枹鼓

之急忘其身

馬援曰男兒當要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爾何能
卧床上死兒女子手中耶

孟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此矣

晉及楚戰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
左輪朱殷豈敢言病

趙簡子克鄭于鐵趙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令
日我上也

吴蘇討張步飛矢中其股以佩刀截之而左右莫知
祭遵討洪農賊弩箭中其口洞出流血而叱戰不已
周瑜禦曹公流矢中脅自輿行營士衆激揚
馬超討郭援為飛矢所中乃以囊其足而戰斬援
周訪擊張彥流矢折其齒詞色不變轉戰尤力
張歸霸為流矢所中拔矢反以射賊一發而斃
侯安都攻留異為流矢所中血流至踝而容止不變麾
軍攻城

王難得收京師矢著眉膚死鬬不已

關羽為流矢所中左臂陰雨常痛伸臂而醫刮骨去毒流血滿盤言笑自若

毛寶征蘇峻中箭貫髀徹鞍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鞍奔船洗瘡復戰賊乃退

張從簡當中流矢鏃入髀骨命工取之工無良藥欲鑿其骨人皆以為不可從簡遽使鑿之工遅疑不忍下從簡叱其亟鑿左右視者皆若不勝其毒而從簡言笑自

若

臣讀吳子曰必死則生若穰苴馬援類能進此

紀信以項羽圍漢于滎陽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

間出信乃乘王車黄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皆呼萬

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羽見紀

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矣羽燒殺信

孫堅為董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著赤

罽幘乃脱幘令親近將祖茂著之卓爭逐茂故堅從間

道免茂困迫下馬以幘冠冢間燒柱騎圍數重覺是柱

乃去

來歙擊公孫述將王元蜀遣刺客刺歙未死馳召盖延

延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

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

泣乎雖刃在身不能勒兵斬公耶延收淚强起受誡歙

自書表投筆抽刃而絶

伏隆為張步所執遣間使上書曰願以時進兵無以臣

隆為念若令沒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長累陛下帝召其
父湛流涕以隆奏示之後為步所殺
秦伯南與魏祖攻討魏祖為寇所追伯南開門援之寇
問太祖所在答曰我是也遂害之
龐德討關羽漢水暴溢德與諸將避水上隄羽乘船攻
之德被甲持弓箭不虛發部曲欲降矢盡短兵接戰謂
督將曰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
今日我死日也為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欲以為將不

早降何為德罵羽曰孺子何謂降也寧為國家鬼不為
賊將為羽所殺
周處討齊萬年孫秀知其將死謂可以老母辭處曰忠
孝之道安得兩全梁王肜促令速進而絶其後繼弦絶
矢盡處按劔曰此是吾效忠授命之日何退之為我為
朝廷大臣以身狥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没
楊公則屯領軍府登樓望戰城中遥見麾蓋縱神鋒弩
射之矢貫胡床左右皆失色公則曰虜幾中吾脚談笑

如初
于謹當魏末羣盜蜂起謹解諸國語乃單騎入賊中示
以恩信於是西鄙酋長款附
楊素擊突厥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并降
突厥二人與虜並行不之覺也候其頓舍未定後期掩
擊大破之
秦叔寶從秦王討王世充等三盜未嘗不身先鋒陣前
無堅對有驕將銳士躍馬挺鎗刺於萬衆中後稍趍疾

嘗曰吾長戎馬間歷二百餘戰數重創出血且數斛安得不病乎

杜伏威與陳稜戰稜軍射中其額伏威怒曰不殺汝矢不拔馳入稜軍獲所射使拔箭已斬之

張士貴破反獠太宗聞其冒矢石先登勞之曰嘗聞以忠報國者不顧身於公見之

段秀實以笏擊朱泚鄭覃謂殺身利社稷未有如秀實者帝惻然為罷朝加賜䘏

李光弼與史思明戰納刀于靴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有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

周文晝銳攻高懽懽走追騎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去矣興慶腰百箭足殺百人興慶矢盡而死

王彥章被擒莊宗使人慰諭彥章謝曰臣與陛下攻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又遣明宗諭之彥章病瘡臥不能起顧明宗曰汝非邈佶烈乎

我豈苟活者遂見殺

臣讀吳子曰師出之日有死之榮若紀信秦伯南類能

進此

論曰魏絳以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子思以袵金革死而

不厭為彊古之人所以執雉冠鶡鑿凶門施素壘歌虞

殯具含玉非惡生而樂死也感激忠義不得不然惟不

顧其生所以勝敵而全其生歟

忘家篇

臣嘗聞事君者國爾忘家公爾忘私惟無以家為者然
後可與語事君之忠
衛青擊匈奴大捷封青子伉宜春侯不疑陰要侯登發
干侯青固稱諸校力戰之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上曰
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宜圖之
漢武為霍將軍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何用家為
吳漢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責之曰軍師在外吏
士不足何多買田業乎

先主欲以屋舍及園地桑田分賜諸將趙雲曰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

李通歸漢南陽誅通兄弟門宗六十四人焚屍宛市賛謂通迸汙滅親宗以殃一切之功

李忠從世祖圍鉅鹿信都馬寵收忠母妻寵弟從忠為校尉忠即殺之諸將驚曰家屬在人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世祖聞而美之忠曰蒙明公大恩誠不敢内顧宗親及破信都家屬得全

段紀明在邊十年未嘗敢募寢

邳彤從光武戰攻信都王郎所置信都守捕繫彤父弟及妻子使為手書呼彤曰降有封爵不降族滅彤涕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彤親屬所以至今得安於信都劉公之恩也公方爭國事彤不得復念私也會更始所遣將攻拔信都郎兵敗走彤家屬得存

龐德討關羽樊下諸將以德兄在漢中頗疑之德常曰我受國恩義在效死與羽交戰射羽中額

張就東詣太祖為賊所拘私與父恭疏曰大人在燉煌忠義顯然豈以今在困厄之中而替之哉昔樂羊食子李通覆家經國之臣寧懷妻孥耶

李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願徙魏郡曰宜實郊遂之地以制四方也

晉伐偪陽弗克荀偃士匄請班師荀罃投之以機曰七日不克必於汝乎取之偃匄帥卒親受矢石滅之

李廣為左賢王所圍軍士皆恐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

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報廣曰胡虜易與
爾軍士乃安
鄧艾遣子忠禦諸葛瞻忠戰不利而退艾怒曰存亡之
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將斬之忠馳還戰大破之
劉起爲左衛將軍蘇峻作逆京邑大亂朝士遣家東避
難義與故吏欲匿起家而起不聽盡以妻孥入處宮內
姚弋仲遣其子収石祇曰汝才十倍於冉閔若不梟擒
不宜復見我也襄擊閔大破之而歸弋仲怒襄之不擒

也杖之一百

劉粹討謝晦粹子為晦叅軍受命南討一無所顧亦不害粹子

郭默為塢主甚得將士心婦兄陸嘉取官米數石餉妹默以為違制將殺嘉嘉奔石勒默乃自射婦以明無私

馬仙琕守豫州梁武遣其族叔懷遠說之仙琕曰大義滅親命斬之懷遠號泣軍中為請乃免

屈突通討王世充通二子在洛帝曰今以東洛屬公如

二子何通曰今日之行正當先驅二兒死自其分終不以私害義

尭君素守河東抗唐兵唐賜金券待以不死君素卒無降心其妻至城下言君何自取禍敗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

李晟家為賊質左右有言者晟涕泣數行下曰陛下安在而欲恤家乎

李光弼守太原史思明攻之設私幄城隅以止息經府

門不顧圍解閱三夕乃歸私寢

馬燧擊田悅約衆以家資賞至斬楊朝元殫私財賜麾下

李嗣業忠毅憂國不計家產前後賞賜輙上於官

顏杲卿敗於常山賊脅使降不應取少子加刃頸上曰降我當活而子杲卿不答

段秀實與吐蕃戰師不利馬璘為虜隔未能還都將引潰兵先秀實責曰兵法失將麾下斬公等忘死而欲安

其家耶使鋭卒領兵依東原示賊將戰虜不敢逼璘得
歸
臧洪為袁紹所圍主簿啟内厨米三斗中分稍以為糜
粥洪嘆曰獨食此何為使作薄粥衆分食之殺其愛妾
以食將士將士咸流涕無能仰視者
張廵守睢陽士多餓死存者皆痍傷氣乏廵出愛妾曰
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
惜一妾而坐視士飢乃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廵强令食

之許遠亦殺奴僮以哺卒

張丕守臨汾累月士卒糧且盡救不至召部將立軍門命女出徧拜因曰諸軍戰良苦無貲為賞願以是女賣直為衆士一日費士皆哭曰請死戰

辛讜見杜慆謂可共事與妻子決同慆死生泗州被圍往淮南乞師過十餘旬未嘗見妻子讜子及兄子客廣陵託慆曰使先人不乏祀公之恵也

李神福攻杜洪田頵執神福妻子歸于宣州神福討頵

顗令招之神福曰吾以卒從吴王起事今為大將忍背德而顧妻子乎斬其使以自絶軍士聞之皆感奮顗執神福子承鼎以招之神福叱左右射之遂敗其兵

高行珪為武州刺史元行欽得行珪子縶之兵過武州招行珪曰當從我行不然且殺公子行珪謝曰吾當為劉氏也尚何顧吾子耶

吴程攻常州為李景將所敗程裨將部可遷力戰可遷子死馬前猶戰不顧程等僅以身免

臣讀吳子曰有死事之家歲使使者勞賜其父母著不忘于心惟衛青霍去病類不顧其家則人君所當念功者如此

張奐戰降且渠伯德等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疋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于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為所部患苦及奐正身潔己威化盛行

田豫護諸羌鮮卑素利等數以牛馬遺豫豫轉送官胡以為前所與豫物顯露乃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願避左右我欲有所道豫從之因說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公牛馬公輙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為家資豫張袖受之胡去付外具以狀聞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賂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賜帛五百匹豫得賜分其半以藏少府後胡來以半與之

臣讀孫子曰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若張奐田豫類能

進此

論曰禹之治水也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啓呱呱而泣予弗子蓋人臣忠以奉國不顧其私有如此者後之有志於功名則可以禹為法乎荀子曰塗之人皆可以為禹可不勉哉

謄錄監生臣汪　葆